2019
《海南周刊》文化学术年会
源远流长
——琼冀文化对话会

编者按

谁说海南地暖不容雪？明清时期曾飘雪；谁言河北地平不见丘？历代贤达如山峰。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看似毫无相干，实则关系密切。

历史上，一些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河北人，就来到了海南，促进了琼州文化、教育的发展，如李德裕、宋庆礼、潘美等名宦、先贤；即便是只在海南岛待过一年的原海南区党委书记李尔重，也对这片天南热土一往情深，吟咏不已。

而河北也有来自海南的先贤，如在明朝中期对朝廷政局稳定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吏部尚书、太子太保廖纪，其原乡就在今天的万宁市礼纪镇贡举村；明清时期还有不少海南籍进士、举人到河北任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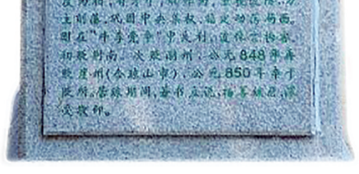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，你中有我，我只有你，相互影响，哪怕远隔千里，跨越海峡。即使是红色革命传统，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脉相承性。

进入21世纪，北有雄安新区，南有海南自贸港，琼冀两地南北峰起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。

继去年成功举办“2018《海南周刊》首届文化学术年会·源远流长——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沙龙”后，12月1日，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、海南省社会科学院、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“源远流长——琼冀文化对话会”，探讨海南、河北两地的历史渊源与人文互动。本期《海南周刊》综合年会专家论文、发言和观点进行解读和报道，以飨读者。

潘美画像。

海口市五公祠里的李德裕雕像。

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“海南第一楼”由张之洞极力举荐的雷琼兵备道道台朱采主持修建。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琼冀人文往来 互动从未止息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冬日的海口依旧很温暖，一抹斜阳照在海口市五公祠赭红的围墙上，赭红的栏杆，赭红的椽柱，赭红的题字……如一团凝固的火在葱茏的绿树丛中燃烧，两头石狮子坐镇中间，守护着这座历史文化景区，讲述着海南与中原文化的源远流长——

“隋朝以来不断完善的科举考试，是官员选拔的重要途径。这些官员来琼除了完成本职工作，他们都会致力于办学校、修方志，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人生理想，客观上推动了海南和中原的文化融合。”提及历史上海南和河北的人文交流，海南大学教授张朔人认为，可从“五公”之一的李德裕，来到海南岛的第一位“高官”宋庆礼、对海南有“破荒启土”之功的潘美三位河北人身上略窥一二。

李德裕：被贬宰相传播中原文化

北国冰封的燕赵大地与炎天涨海的海南岛，相距2000多公里，为什么提到历史上的冀琼交流，张朔人会感慨李德裕呢？“李德裕是赵郡赞皇人，就是现在的河北赞皇县人，他是在唐宣宗大中二年，一路从宰相位上贬至海南岛做崖州司户参军。这件事影响很大，有句古诗‘八百孤寒齐下泪，一时南望崖州’说的就是他。”

“不同时代异地而居的客体，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对所居地的社会发展做出一定贡献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烙印在历史记忆中。”张朔人提到，唐宋时期的海南仍是比较落后的蛮荒之地，流放左降海南者，有宗室，有宰相，多至几十位，往往是巨大政治事件中的失败者，也正是因为“改革元勋多首罪”，才有了“崖州地望重”的说法。

“毕竟，堂堂宰相去做崖州司户参军，可见崖州最雄盛。”张朔人认为，历史上，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，国家派遣官员、贬谪、流寓等，是两地人文交流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日益密切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如，李德裕在海南期间就著“四十九论”，传承了中原文明，客观上促进了海南和中原的文化融合。

“李德裕虽然在海南仅一年时间，但创作了大量诗文，杂序数十篇，号曰《穷愁志》。作为官方正史的《旧唐书》甚至全文照录了其中的序文《论冥数》，这在中国古代正史中是非常罕见的。”河北省社会科学院《河北学刊》杂志社副总编、研究员冯金忠认为，李德裕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海南，促进了海南文化的发展。

李德裕被贬至海南，虽然心中难免失落、离恨、怀乡，但冯金忠认为他们的苦难心路于海南文化发展而言，显得弥足珍贵。“从诗文中可以看到，李德裕、苏轼等对屈原、两伏波、韦执谊等人的凭吊，赵鼎、李纲、李光、胡铨对李德裕、苏轼的景仰和共勉间有一种精神联系，有一股共同的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、坚持理想、弘毅坚韧的血气，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。”

“五公祠中，李德裕位居其一，充分反映了海南人民对李德裕的怀念和崇敬。”冯金忠说，李德裕源出河北，殁于海南，是河北、海南两地历史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，其为政、为学、为人是冀琼两地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财富，值得深入大力挖掘阐扬。

宋庆礼：来到海南岛的第一位“高官”

“比起李德裕，历史上的冀琼交流的‘功臣’，我更愿意谈宋庆礼，他没有李德裕有名，却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位，他是第一位来过海南岛的‘高官’，也是河北人。”张朔人表示，关于他的“河北籍”，正德《琼台志》、万历《琼州府志》、道光《琼州府志》等还阐过“乌龙”，皆将宋庆礼描述为“洛州永平人”，还是根据《唐书·宋庆礼传》改正的。

“宋庆礼是洺州永年人，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人，在唐朝武则天时期，任岭南采访使。”张朔人说，由于炎天涨海、瘴气盛行、琼州海峡天堑等原因，古代的外籍官员视海南为畏途，可宋庆礼为化解海南部族之间相互劫掠的风习，以身犯险，深入黎区劝谕招抚，革除旧弊，不仅是河北士人最早履琼施政者，还取得良好的效果。

“唐代，海南为岭南采访使管辖；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海南从广西剥离而隶属广东，这一建制到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才改变。唐代的宋庆礼、晚清重臣张之洞，二位在任期间内皆巡访海南，革除旧政、解决民生等问题。”张朔人认为，国家选官制度，是琼冀两地人文互动的主流，而这一行为也是伴随着海南通往首都通道的便利和科举制度的成熟，因此，两地之间规模性异地为官始于明代之后。

1421年，朱棣迁都北京，清沿明制。于是，海南通往北京的官道开始定型：海口—海安—肇庆—广州—梅岭古道—赣江—南昌—湖口—长江—安庆、池州、芜湖、南京—扬州—京杭大运河—北京。这是海南文人进京考试、官员往返、商旅往来的主要路线，其中大运河是必经之地。

“运河在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，包括北运河、南运河、卫运河、卫河及永济渠，流经廊坊、沧州、衡水、邢台、邯郸五市。”张朔人表示，大运河沿途风景、异域风情，在海南文人笔记中多有体现。“当然，这也是河北等其他地方人士前往海南之路，为两地人文互动提供条件。”

潘美：对海南有“破荒启土”之功

“当我们谈论历史上的冀琼交流，国家大一统是一个绕不过的大前提，而海南由‘五代十国’乱世进入宋朝，潘美有‘破荒启土’之功，他也是位河北人。”张朔人解释道，潘美是大名人，大名隶属于现在的河北邯郸，他是北宋开国名将之一，与宋太祖赵匡胤关系素来深厚，宋朝建立后，受到重用。

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政权之一，位于现广东、广西、海南三省，南汉大宝十三年（宋开宝三年，970年），宋朝派潭州防御使潘美攻南汉，开宝四年（971年），刘鋹降宋，南汉亡。“海南由‘五代十国’乱世进入宋朝，可以说潘美对海南有‘破荒启土’之功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，海南陆续有士子通过科举制度到省外为官。”

1103年，苏东坡学生姜唐佐中举，张朔人认为，这表明“海南文人的仕途终于在五百年之后与科举制度接轨”，尤其是明代之后，琼籍士子外出为官者的数量明显增多。张朔人也从史料上查到，冯颙、汪有执、何其义等琼籍官员在河北为官，尤以冯颙的官职最高，做到了户部郎中，在任期间，还曾巡历古北口。

“宋朝完善了科举制，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，宋代共有135位宰相，其中90%以上系科举出身。”冯金忠认为，琼籍士子在河北为官也体现了科举制度的成熟。隋唐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。唐代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，考试前，考生往往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，称为“投卷”或“行卷”，希望博得赞赏，以便先声夺人，影响考试结果。官员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考生，称为“公荐”。在考前争取公荐、行卷，都不算邪门歪道。

唐朝在开元、天宝年间，进士科一度考诗赋，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。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，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政治能力有很大距离。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，终唐一代，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。到宋朝，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，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。

1556年（明嘉靖三十五年），葡萄牙人科鲁兹来华，他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，在其游记中介绍了中国官员的选拔方式，因为明朝的科举制度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。以欧洲为例，欧洲整个社会在18世纪以前依然是贵族世袭、君主恩赐。“赫赫有名的琼籍官员海瑞就是通过参加乡试中举，初任福建南平教谕，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，推行清丈、平赋税，并屡平冤假错案，打击贪官污吏，深得民心。”冯金忠说。

“明中后期至清，海南籍官员在河北为官者不少；河北籍官员大批来海南则在清代之后。这些州县级官员，通过修志方式发展与传承地方文化，关注民生。”张朔人提到，现有资料表明，海南为官河北的群体数量，略少于河北为官海南者。“究其原因，海南地域相对狭小，两地府一级严重不对等：河北在明朝辖九府，顺天、永平、大名、顺德、广平、保定、真定、河间、宣化；清代，又增加天津、承德，改真定为正定，辖十一府。而当时海南，仅一琼州府。1:9的建制，其间差距可以想象。”

南北驰声的海南先贤廖纪

文/曹乐文

廖纪（1455—1532），字廷陈，号龙湾，民间称为“廖天官”，祖籍万州陵水县那亮乡（1959年划归万宁），出生于河北东光县码头镇大运河畔（今属阜城县），官至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。廖纪卒后，嘉靖皇帝赐碑文云：“忠勤体国，南北驰声。”明史专家毛佩琦将丘濬、廖纪及海瑞合称为“南海三星”。

廖纪为官清廉守正，经常对部下说：“欲正人，先正己。”廖纪不拉帮结派，任人唯贤，曾保荐王阳明及杨慎等国家栋梁之才，因此被同僚赞曰：“借问萧何谁可代？”

廖纪富有乡情，定安人吴天挺与他过从甚密，吴天挺每次途经河北东光县，都会在廖纪家里住上一段日子。

廖纪曾回故里，作诗《橘》云：“从来佳树生南国，先数闽江次粤东。”明代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（定安人）访廖纪故里而作《游陵水旧城，经廖尚书故里，留题，贻其家子姓诸文学》云：“尚书故里寒云外，乔木人家夕照前。”琼州府城曾建有纪念廖纪的牌坊“冢宰坊”。万历年间陵水知官周文仲曾经在县城北修建乡贤祠，以纪念廖纪。

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胡吉勋博士在著作中指出：“廖纪致仕前，在皇帝与百官之间调停维持，保持了朝廷中较为正常的运作。他致仕后，朝廷在人事上便进入了纷更之局面。”

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，王阳明平乱。嘉靖皇帝下旨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、参赞机务，但王阳明“不赴，请归省”，后由廖纪接任王阳明“不赴”的职务。

从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到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朝廷发生“大礼议”之争，杨廷和要求嘉靖尊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，但嘉靖要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。当时，王阳明已经退休在家，但“大礼议”中支持嘉靖入继为“继统”一派，多为弟子或过从甚密的友人，廖纪因持反对立场被弹劾罢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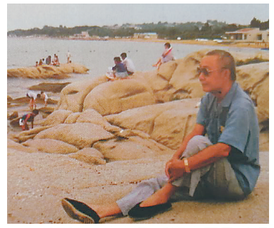
“诚意”是一种修养和境界。王阳明把“诚意”诠释为“为善之心真切”“惟天下之大诚，能立天下之大本”，把“诚意”视为成德过程中的首要环节。廖纪强调“大学工夫，莫先于致知，莫要于诚意”，在《中庸管窥》中解释道：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诚之者，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，人事之当然也。诚者，浑然天理，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，圣人之德性之者也。诚之者，未至于圣，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则必择善，然后可以明善；未能不勉而中，则必固执，然后可以诚身，此则贤人之学友之者也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认为，廖纪学术思想基本上属于王阳明的实心实学流派。在性学上，廖纪与王阳明都主张性一元论，批评程朱学派的性二元论；在心学上，廖纪与王阳明都从“体用合一”的“实心”论高度继承与补充了程朱学派的“心论”；在经世实学上，廖纪和王阳明一样，也大力提倡“爱君之诚，忧国之心”的“明德亲民”论。**（本文有删节）**

河北东光廖纪墓的出土文物。

李尔重与海南

文/刘天昌



1976年，李尔重任海南区委书记时在海南的留影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谁会因为与海南短暂相遇，便被她魂牵梦绕了后半生？有谁会因为在海南逗留过仅仅一年，便为她讴之歌之32年？

唯有他，一个1929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；一个先后考入中央大学、两度考入北京大学，却因开展学运两次入狱、两次被开除学籍的冀东学子；一个东渡日本，学成回国的优秀“海归”；一个投笔从戎，就读过延安党校的抗日将士；一个挺进东北、打过江南的铁道兵指挥员；一个执掌武汉、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开国元勋；一个著述超过千万字、被毛主席称之为“我们的作家和才子”的文坛巨子。

他，就是河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李尔重（1913-2009），原名李育三，字尔重，直隶丰润县七树庄乡王豪庄人。一个五次入狱不改初心的革命家，一个海南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，1975年11月至1976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、海南区委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。

李老喜欢琼岛美丽的景色。自1962年春天初识海南，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宝岛。1975年主政海南后，对这片土地爱之愈深。1976年离开海南，依然对其毕生不忘。他爱鹿回头的早晨，喜欢那“风扫残云春日现，展眉瞬目看长虹”的海天；他爱鹿回头的夜晚，喜欢那“落日衔云去，蟾光迎我来”的绚丽；他爱那万宁路旁的风光，喜欢那“寻芳何必问多少，万绿丛中数点红”的淡雅；他爱那东山岭的石洞，喜欢那“清水一洼云影淡，石洞数室坐禅安”禅境；他爱那铜鼓峰的高耸，喜欢那“碧色接天岸，一峰迎晚霞”的倩影；他爱那文昌椰林的婆娑，喜欢那“林深养寂静，叶密掩余晖”的静谧。

李老喜欢琼岛高昂的劳动场景。他作诗歌颂羊山水利建设者“为教荒滩除旧貌，敢将鲜血绘新颜”；他歌颂白沙百里长渠建设者“白沙人民意志坚，敢搬河水敢搬山”。

李老喜欢海南的特产。他曾经在兴隆农场“坐看万灯火，浅尝椰奶茶”；他曾经在橡胶园欣赏“金星滚动胶淋乳，玉碗翻落桶灌银”。

李老喜欢在琼岛时的运动。他怀念在三亚嬉戏时“碧海椰林记忆新，打球游水铸友情”的温馨；他享受在大东海畅游时“举目高天云幻狗，展臂舒腰呼快哉”的乐趣。

李尔重喜欢琼岛的人民和文化。他歌颂苏东坡的豪迈胸襟，仰慕其“一生豪气一生泪，万里关山万里情”；他赞赏苏东坡的安之若素，向往其“踏青新雾后，此地可为家”；他钦佩黎族领袖王国兴的革命气概，称赞其“汉黎携手除腐恶，搏得南天日月新”；他欣赏儋州调声的优美动人，讴歌其“万民创作最殷勤，乡土心情最引人”；他鞭策文昌的诗词后劲，鼓励其“一中二点定路线，还要文昌树德功”。

李尔重为海南创作了20多首诗作，这些诗先后被《中华现代诗词千首》《琼岛诗词选》《中华现代诗词千首》《李尔重文集》等书籍所收录，作为海南历史的见证，海南文化的经典，历久不息，广为流传。**（本文有删节）**